

[第七卷]

秋瑾

叶文玲 著

叶文玲
文集

美是文学的生命

作家出版社

叶文玲



叶文玲
文集

〔第七卷〕

秋瑾

叶文玲 著

作家出版社

叶文玲
文集



叶文玲简介

叶文玲，女，1942年11月生于浙江省台州市玉环县楚门镇，是中国当代文坛的著名作家。

1958年发表处女作，从此走上文坛，后以短篇小说《心香》名闻遐迩。她恪守“美是文学的生命”的宗旨，孜孜于真善美的追求，同时致力于散文创作，收获颇丰。至今已有一千多万字共五十二本作品集及一部十六卷本文集出版；代表作有长篇小说《无尽人生》三部曲、长篇历史小说《秋瑾》、传记文学《敦煌守护神——常书鸿》；小说集有《心香》《浪漫的黄昏》等；散文集有《灵魂的伊甸园》《永远的诱惑》《枕上诗篇》等多种。

其作品曾获海内外多种奖项——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纽约国际文化艺术中心所颁的“中国文学创作杰出成就奖”，浙江省人民政府所颁的“鲁迅文艺奖——突出成就奖”及数十种省部级奖项等等。

现为浙江省作家协会名誉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曾为第六、七、八、十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主席团委员）。

因为其文学成就和社会影响，被聘为浙江大学、浙江传媒学院、洛阳师院等大学的兼职教授。1999年，叶文玲捐赠稿费，在浙大设立“新叶文学奖”。

为表彰叶文玲在文学上的巨大成就，浙江省台州市在台州市图书馆内专门辟有“叶文玲文学馆”；她的家乡——玉环县楚门镇，也专门设立了“文玲书院”。

寄意寒星荃不察 我以我血荐轩辕

——鲁迅

目 录

楔 子	001
第一章 杀贼就义	005
第二章 风雨避难	019
第三章 舌战公堂	034
第四章 鱼水不欢	044
第五章 义结金兰	057
第六章 谊重东瀛	072
第七章 结交志士	086
第八章 酒店密谋	103
第九章 罗织罪名	117
第十章 大通围捕	128
第十一章 飞船报信	143
第十二章 华云策议	159
第十三章 为虎作伥	168
第十四章 敬识孙文	185
第十五章 姐妹情深	198
第十六章 骁男壮举	217
第十七章 秋雨秋风	232

第十八章 噩梦连连	244
第十九章 杀人灭口	256
第二十章 狱中追思	271
第二十一章 轩亭溅血	292
第二十二章 义士复仇	300
尾 声	305
跋	310

楔子

欲凭粉笔写风神，侠骨棱棱画不真。

你默默地立于晨曦之中，素面朝天，丰仪飘然，周遭一无点缀。

这就是你吗？

是你，当然是你。

你曾锦衣罗衫，你曾戎装骑服；你曾拈花微笑，你曾弹铗当歌。不管你何种妆式，卓然独立是你最本真的形象；繁花乱红，人间百色，唯有纯洁无瑕缟素如雪的汉白玉石，最最匹配你。

是你，当然是你。

你静静地立于湖山之畔，持剑沉吟，长裙曳地，脚下竟无花环。

我悚然惊诧，戚然喟叹！

哦，也许，是急急来奔的我太心急，太动情，我几乎没有意识到：现在不是岸柳抒青的三月，今天更不是清明节。

是的，你绝不会被人遗忘，你的英魂是长存天地间的精气，如同涵沃于山峦丛林的霞霭，如同弥漫于明湖碧水的岚光，真正的浩气并非时时刻刻都在光彩熠熠，它总是在阴霾满天的时候瑰然闪现，然后悄悄地输入中华民族挺拔的脊梁，然后又化为长使我们仰望的精神支柱，擎火如炬，顶天立地。

你纤秀的身躯并不巍峨高大，你慧目凝视时总见眉尖若蹙；你与和畅堂中的你并非相似乃尔，那么，到底哪一个更像真正的你？

我听说，我早就听说你心事无限遗恨无尽，你伤心九州大错如铁铸成，

你惆怅壁上龙泉夜夜嘶鸣！那么，你是否要将这全部未了心事，托付腕下这三尺青锋，舞出满天龙蛇？你是否要与眼前的满湖碧水一样，化为不绝的琴弦叮咚？

你身下的基座方正如磐，走近你只需跨上这小小的台阶三级。啊，你是那么容易接近。你看，我果然，果然就这样容易地走近了你。

我细看你端庄的脸庞，细看你英扬的眉梢；我可以轻抚你所穿的裙裾，可以揣度你裙裾所掩的革履，啊，那双被你在绍兴城走得尘飞三尺、走得令万千闺秀杏眼圆睁、走得令一班劣绅鼠须倒竖的革履，那双囊囊走向古轩亭口，走得惊天地泣鬼神的革履啊！

哦，是朝雾还是露水？是汗珠还是泪滴？它涔涔而下婆婆我一脸，顷刻间竟成交加的涕泪！……

啊，我无法不动情，从迢迢中原起程时，我就频频叮嘱自己：探看你，敬识你，用这颗虔诚的心而不是用眼泪，昨天在和畅堂在大通学堂在古轩亭口我都做到了，为什么来到西子湖畔竟这样难以自己？

也许，昨日太匆匆，太匆匆而意犹未尽，就像人生的许多旅程。但是，对你，我是十年八年前，不不，我是自从听说你的名字，自从第一次来到绍兴时，就有了这个预感，就存下这个夙愿了：

我将以我的全部情感全部智慧全部人生来认识你，敬仰你，就像纤夫必经的河湾；就像此生必须偿还的宿债。

所以我但得良机便跃然策“马”，我来了。

真正是“二月冰花千里梦，半林雪月一枕诗”。啊，我来得急促是怕来得迟迟，所以我行装甫卸喘息未定，风尘仆仆便来探访你，拜谒你……

我现在意识到了，我深深羞惭深深懊悔昨日的匆忙。

啊，要不要改变主意？今天再赶回绍兴，赶回和畅堂？让我再在那两扇黑漆台门前那三进院子里好好站一站；让我再在那张磨出了些微凹坑的梨花木桌前、在那把同样褪得漆色全无的梨木硬椅上坐一坐？摸一摸放在桌上的笔筒，拨开那一管管可以写出秀丽小楷的狼毫；如果可能的话，我更想在那张垂着毛蓝印花布帐、安着雕花护栏、叠着一床薄衾的木床上躺一躺！哦，我从来不迷信，可这会儿我多想迷信一回啊！——我希望梦神如期来临，而你，果然笑吟吟地从床头壁上的相框里走下来，从门角那存放着枪支武器的暗壁后走出来。就如平日那样，就如现在这样，飘然身姿美丰仪，你扬剑出鞘，边歌边舞，你拿出诗稿拿出笔，神采飞扬，侃侃而谈……

哦，晨光熹微，湖光潋滟，那人地无声的雪花啊，又在一片片，一朵朵地飘落，严冬的西子湖恰如一幅流韵淡远的水墨画，严冬的西子湖常如绘事后素，总是以这最素朴的风景来展示生命最本真纯洁的原色，哦，我再次想起来：这亦是最使你魂牵梦萦，最使你沉醉的景色。

檐滴叮咚，檐滴如乐，哦，是你在诉说！……

你提醒我：八十年前，也有这样的时刻，那是你与徐寄尘再次泛舟畅游的那个冬日，你怀古伤今徘徊湖山，正是金戈铁马犹在耳的岳王坟，令你越发不舍离去；正是断桥畔长存的残雪，才教你不愿归隐林泉而宁愿白杨荒冢同凭吊；所以你几欲断指书血，所以你一次又一次立下了啸傲江湖埋骨西泠的誓愿。

如今，你夙愿已偿，故而你黛眉似春山，笑貌亦安然。

久久端详你，久久凝视你，就像凝视那幅永为世人倾倒的名画，我怎么也不舍离开。

可你总是要走的，挥手从兹去，你走了！书剑飘零，背影相向，整装束篋，鞍马劳顿，是你永远的身影。

行前总眷眷，素心犹缱绻。雄健行止虽令须眉汗颜，可你毕竟也是女人。

就在你再次飘然而去的一刹那，你又回过头来细语叮咛：别太轻率了你的笔啊，知我，先读我的诗，知我，先读我的心……

啊！你和我说话？我听见了你的声音？这是真实？是梦？

是梦，也是真实！

我兀然四顾，再次热泪潸然。哦，古人相讥过的白日梦，我竟做得那样逼真，那样酣然！

我在激情飞扬的神思中，我在晨曦如纱的朦胧中，总算还记得彼时的日脚：

1981年冬月。

1981年冬月记下的心迹，是一定要偿还的宿债，假如有生之年我还有着写作者应有的天赋的话。

时隔十五年后再理这笔旧债，我发现岁月虽然沉淀，墨色却斑斓如新。在闪现历史的年轮时，它如声声警号地提醒着这桩未了的夙愿，它使我寝梦难安。

恰在此时，我又有幸见到了她的至亲骨肉，她的后裔；那一番番延至深夜的纵情长谈，是超越了一般性的采访，也超越了萍水相逢的礼仪，而可称具

有更多亲情意义上的叙旧。于是，在拨开历史的粉尘，在再次面对这位教我终生缅怀的英烈面前，我认定了那种纯粹故事式的虚构，都将是一种最大的不敬和亵渎，于是，我在叙说 1907 年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这个真实的事件，这位先觉者的真实人生时，我不能不以清静之泉冷冽不时在心中卷起的腾腾烈焰，所以我一直不认为我是在写小说，尽管在形式意义上，它是小说。

我以最虔敬的心，奉献于她牺牲九十周年的忌辰。

第一章 杀贼就义

大好时光一刹过，雄心未遂恨如何？
投鞭沧海横流断，倚剑重霄对月磨。
函谷无泥累铁马，洛阳有泪泣铜驼。
粉身碎骨寻常事，但愿牺牲保国家。^①

丁未年五月廿六日。黎明。

怎么还没听见公鸡打鸣？安庆的官吏极腐败，难道，安庆的公鸡也极会偷懒？

徐锡麟摸黑坐起身时，摸出枕头下的怀表和火柴，点着了油灯。

就着灯亮看清了怀表的指针，还不到四点。哦，是他太心急了。他一向心急，无怪严厉的父亲老是数落他，说他从小就是个吃鸡蛋都顾不上剥皮的急性子。

他捻小了灯，重又靠在枕头上，再闭目定一定神。

昨晚就寝已是子夜，可根本未曾安稳入睡。恍恍惚惚地，大概只迷糊了一会儿吧？一临事就如此煎急于心，可不是成大事者应有的性情。何况，今日将成的，是这样一件大事哪！

如果妻子振汉在身边，她会通宵不眠彻夜守候，直到分秒不差地将他唤醒，那将会使他既不误事又有充足的睡眠。可今天，她不在身边了，就为了今天的这桩大事，一个星期前，他借故将她与儿子学文，遣送到上海去了。

“你呀，别看你满腹经纶，离了我，你是连日子也过不好的！”徐锡麟清

^① 引自《失题》，见《秋瑾集》第96页。

晰地记起了妻子离别前的那番爱娇之语。

临走前那夜，她伏在他肩头款语温存。徐锡麟自己也很惊讶他们夫妻这几年来越发缱绻情长，竟比十六岁新婚时还要如胶似漆。

新婚时，只比他小一岁的振汉也不叫振汉，而是一个很规范很合她的秉性的名字：淑德。

大概是四年前，淑德随他横渡东京，他又将其名字改成振汉起，夫妻的唱随之情才越发深浓吧？

大家闺秀出身的振汉，当然是极守闺门妇道也极重举案齐眉之类的古训的，但是，时势由不得他与振汉终日耳鬓厮磨，他顶天立地的志愿容不得他可以安闲地享受红袖添香的闺房之福，这几年一直奔赴辗转于谋事途中，夫妻总是隔三岔五地要作别，而且每次作别的根由都在于他。

你看，妻子一走，他的生活时序就乱了套！可是，此番暂别的真正缘由，他无法对她言明。望着妻子那温顺的羊羔似的眼睛，一切不吉不祥的叮嘱和暗示，都被他强硬地咽回了肚子里。

尽管他行事周密，可是，谁又能预料不测的风云呢？

月余前，他盼望至切的孙汶先生的复信来了，孙汶先生在信内曾经殷殷叮嘱过“事宜缜密”“严为至备，毋稍遗漏”；谁想到偏偏在节骨眼上出了差错呢？

现在就是闭着眼睛，他也能把孙先生这封至为宝贵的信，一字不差地背下来。

锡麟先生大鉴：敬复者，前接大札，聆悉种切。阁下热心公益，怀雪前耻，抱推翻伪廷、驱逐胡虏之宗旨，坚定不移，可敬可羨。辗转设施，得安庆武备学堂之领袖，全体学生感阁下平日鼓舞演说，金持报复宗旨，一旦事起，均受指挥云云。弟以为安徽一省实为南省之堂奥，而武昌之门户，若阁下乘机起义，武昌响应，一举而得门户堂奥，则移兵九江、浦口等处以窥金陵，则长江一带，可断而有也。惟事宜缜密，否则害至。恩既信任我兄，务望竭力周旋其间，毋使稍有疑虑。设计既定，一面密遣心腹与宋卿约定，一面先歼恩抚，城中必乱，君率全体学生，先占抚署，发号施令，安慰军民，宋卿君谅必由汉阳接济军械，以为后劲，联络一气，以防意外。至金陵号称坚固，若无内应，断难得手，尚希经略皖省要隘，严为至

备，毋稍遗漏，是为切要。此请台安！

弟汶手肃。

孙先生的信是如此简洁明了，关于当前的形势，关于他们的起义计划，关于让他们如何联络“宋卿”宋教仁先生，都有明确的指示。可是谁想得到就在万事齐备只待六月初十这个“大举”之日到来之时，略知光复军内情的革命党人叶仰高会被两江总督端方捕获！可怕的是，叶仰高的招供里，偏偏还有革命党人“已入官场”之语！

幸亏他这巡警学堂会办的身份帮了大忙，幸亏巡抚恩铭还在云里雾里，前天，召他前去巡抚府衙的恩铭，不但出示了端方的密电，还要他赶快帮着查一查叶仰高招出的革命党名单里的这些人都是谁？

到现在，徐锡麟只要回忆那一瞬间，都还止不住心惊肉跳！

当恩铭手指笃笃地特别指着“已入官场”的那人是叫“光汉子”时，他只觉得周身的血液似乎都在一刹那间凝固了。

是两秒钟还是三秒钟？他像个骤然失语的人，连个语气词也发不出来了！

千钧一发间，他的近视帮了大忙。他扶一扶眼镜，装作因高度近视而不得不再次将这电文默看了一遍。

就在这刹那间的停顿中，他终于再次镇定自若了。

“光汉子？还有叫这么一个古怪名字的？”他自言自语地皱着眉头，将眼睛眯得更细，完全一副聚精会神地思索的样子。

“怎么没有？古有光州，当然就会有这个姓，你记不记得，晋代不是有个学士就叫‘光逸’吗？”恩铭心事重重地说，“而且，电文里不是写着吗，这个‘光汉子’可能是个化名。叶仰高的供状也说了，化名者多着呢！”

他立即顺水推舟：“大帅说得是。不过，像我们安庆这样防范严密之地，就是化了名又怎的？只要有名有据，就不难查出来！”他取下眼镜揩了揩，咬咬嘴唇又说：“大帅你放心，我立即去明察暗访查一查！”

那替清廷安危不胜忧虑的声音，那对上司无限恭顺的语调，听得心事重重的恩铭，终于舒出了一口长气。

辞别恩铭归来，徐锡麟立即召集了几名巡警，如此这般地吩咐一番，一面报与恩铭：“职道已派人察拿。”

起义日期迫在眉睫，危机却露，他不得不将原定的“大举”之期一再提前。原与光复军副协领秋竞雄等商定的“六月初十起事”的日期，无论如何

也等不及了！

于是，他又定成五月廿八日，并着人飞报准备响应的浙江。五月廿八日是巡警学堂毕业生典礼之日，他将请恩铭等一班要员到堂阅操，那时便可见机起事。

不料，报请恩铭前来观礼的请帖送上时，府台批下的回执又道“恩抚此日将去幕僚章君家祝章太夫人的八十大寿，不能前来”云云。

他费尽口舌，又上府衙一再争取。可这回，固执的恩铭却坚持他自己的行动计划，廿八日的祝寿铁定不移。可恼的还有同行顾松，这个只知溜须拍马的执事，一迭连声地帮腔强调：“只有我们候恩抚的活动哪有下级要改上司的行动之理？”

轻轻一句话，又把他的请柬驳回了。

一切的一切都是那样不可逆转，一切的一切都在千变万化之中，情急势迫，只能勇往，绝无退路！

徐锡麟不得不再次决定将毕业典礼，也就是“大举”之期提前至五月廿六日。

今天，就是五月廿六日，就是革命党光复军的“大举”之期；今天，就是验证他立志多年的“只解沙场为国死，何须马革裹尸还”这豪言壮语的时日！今天，是不成功便成仁，不成功也要威震天下！光复军的大首领，从立志的那一天起就热烈向往着这一天的到来！

尽管这一天的到来，由于迫不得已的一再提前而显得过于匆促，但是，布置甫定的他还是胸有成竹。是的，革命党首领“光汉子”徐锡麟，从来只相信“谋事在人”，而从不迷信“成事在天”！

不过，扪心自问，他还是有点过于紧张。你看，连日来的奔走周旋，他几无喘息之机，现在，连何时该就寝何时该起身他都有点乱套，这不恰恰合了夫人所言的“离了我，你是连日子也过不好”吗？……

徐锡麟沉沉想着，正如此这般讥评着自己时，便听得角门丁零一声响，素来起身极早要念佛经做早课的父亲，已经直来到了“桐映书屋”，径直来到了他的面前。

他为父亲还没发觉他所设计的“报警机关”而暗喜：高宅大院徐氏墙门中，哪一道门窗的材质不是梨、柚好木而又构筑得严丝合缝？可是，一向家训极严而又十分自负的父亲，竟然至今没有发觉调皮的儿子为了防范他的突然闯

入而设的“报警器”——那安在角门上方的特制小铃，总是能为儿子及时摆出四书五经而又藏好父亲极不愿看见的“邪书”做出有效的掩护。而三句离不开“学优则仕，仕优则学”的父亲，只要看见儿子正襟危坐做洗耳恭听状，就会捻着他的八字胡子万分满意。

这不，父亲在挂着“忠孝持家远，诗书处世长”的对联前居中坐下，又作了通常为表威严的一声轻咳后，就道：

“你所详叙的现今大势，都系真情，我早知道。第以学界权力虽大，而作事颇不满于人意。因若辈类皆结党营私，毫无公德，口中都声声讲公德，其实何公德之有？不过扰乱一番而已。老眼无花，汝试观之……汝既入仕途，似当确守官箴，勿使鼎之覆，见学界中人则以学界情形遇之；见官场中人则以官场之礼貌处之。所谓无可无不可……”

父亲不是在信上都已写了吗？何苦又来数落一通？他正为这老生常谈不耐烦时，忽觉有人轻轻嬉笑，定睛看时，却是秋竞雄。

秋竞雄冲着他使了个调皮的眼色，意思是叫他听听他那老夫子父亲的这番话语又有何妨？

他着急道：“竞雄，你怎么来了？我父亲这老朽的陈词滥调，有什么好听的？我前些天寄你的那封回信，收到了吗？你在信上的话，可真是字字药石，言语针砭，锡麟我当书绅不忘呀……”

“信？什么信？没有哇！”

他更加着急了：现时的邮政也真是的，从安庆到绍兴，哪怕走路，有这十天半月工夫也早到了，这么一封要紧的信，却到今天还未到达她手中，真要坏了眼前如燃眉之急的大事了！一想至此，他又挥手招秋竞雄过来，意欲将今日的行动计划，轻轻说与她知详。

不料，在旁的陈伯平却扯一扯他的衣襟，说：你叫别人万万不可声张，怎么你自己又违反纪律了？

他说：“竞雄不是别人，怎可不说？我是想告诉她：我辈之事，必须从速成就，迟则恐有阻碍也。竞雄，你听着……”

但是，不管他出了多大的声，秋竞雄却一味摇头说听不见，还随即扭转身去，顾自与振汉挽肩偕行，对着那几个穿红着绿明显是舞女装束的女子指指点点，又说又笑。

都什么时候了，你们还……他着急地一跺脚，生气地大喊一声，这一跺一喊，却使他一下惊醒过来：原来，刚才是恍惚梦境。